



內行看門道，外行看熱鬧

談談幾本詩論專號

龍族「中國現代詩評論」。六十二年八月出版
主流「評論專輯」。六十三年三月出版
創世紀「詩論專號」。六十三年七月出版

且說癸丑年間八月，時值溽暑，龍族詩社衆人不畏汗水來之不易，爲了斷辛亥年「現代文學大系」詩部份所引起的一段未決公案，揭槩起「現代詩評論」的大旗，四處散帖，邀集各路英雄與會，主題是「揭發現代詩的困境和危機，引導大眾進入現代詩的世界。」本來現代詩是現代人用現代文字寫的，不該發生「古書今譯」等的枝節問題才是，可是由於太多的外行叫道：「對於不懂的詩，我們有不看的權利！」於是問題產生了。這個問題，在龍族召開的盛會之上，由於云云衆口，各說各話，倒真成了一部「詩話總編」，其中最令人過癮的，莫過於讀Richard Tagett作・景翔譯的「丟開紙筆」（大意說：現代詩不要搞了，要嘛各搞各的，何苦湊這趟混水？），還有就是

後面的一問一答，比看電視的現場猜題還精采。

原本還是清平盛世，偏跑出了唐文標在不久之後第一期「文季」上寫了篇「詩的沒落」，詬訾現代詩之不配現代，這一興風作浪，大犯詩人的大不韙，羣起而攻之，一時紛紛撰撰，好不熱鬧，引出了貌不驚人的主流「評論專輯」，還有來勢汹汹的創世紀「詩論專號」，後者，甚至在報紙的預約廣告上直言：「計收……廿餘家之詩論約卅萬言，針對詩壇現況詳加檢討，特別揭穿某些不事創作的學院派人士之詭計，使他們自慚形穢。本刊預料一場大規模的論戰即將展開。」

究竟情況發展如何？那隻老是倒霉、癱死的鹿又該是誰？現在一時也弄不清，不過以我這樣一個讀詩、偶而也有不看詩的權利的外行讀者來看，竟也產生了許多不解的問題，比方說這些詩論專號上的評論者，絕大多數都是詩人（常見寫詩的人），真正受過批評訓練的正宗批評人却寥寥無幾，這樣的批評如何能有所建樹？能够在書中提出幾個令人玩味的問題和題目倒還罷了，偏偏都在那兒一壁廂地就詩論詩運，好有一比，就像有人竟然跑去替算命的算上一命。

有人說，現代詩走了一段路之後，應該佇足回顧一番，檢視一下錯誤，前瞻一下遠景；問題是該在走了多遠之後？我們連唐詩三百首都讀不透徹了，怎麼就開始檢討現代詩的何去何從？再者現代詩路線之是否正確、技巧之成熟與否又豈是一時之間可以論定的？如果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，那麼寫詩該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一件理性事物呀！可以像科學家作實驗似的驗算過一遍。

我想：也許是此地的讀者太過漠視詩了，詩人們在寂寞之餘，不惜以同室操戈來引起注意，而這代價未免太高，如果諸位不健忘的話，何以兩三年來不曾見到幾首令人擊節的好詩？好像鄭愁予的「鄉愁」、「情婦」或是瘟弦的「一般之歌」之類的安安詳詳的詩。

詩人還是該好好的寫詩，閒時也看看別家的好詩，詩的批評還是留給有心的而且受過批評訓練的批評家。或曰：那又該是什麼時候呢？我手邊的一枚書籤上說：「忍，就有希望。」祇爲了吐一時之不快，徒然遣人笑柄，不是又很令人不快嗎？（林同森）